

許鄭學廬存稿

卷五六

特260

206

0 1 2 3 4 5 6 7 8 9 90^{16m} 1 2 3 4 5

始



許鄭學廬存彙卷五

蕭山王紹蘭

書後

書紹興十八季同季小錄後

嘉慶五季冬紹蘭游吳門雪窗無事從黃蕘圃俗閱紹興十八季同季小錄朱子之名及家世籍貫在焉因鈔錄一過中多譌脫復取嚴用晦所臧本互相校勘別以朱書當與寶祐四季登科錄並藏弄目為榮

書寶祐四季登科錄後

寶祐四季登科錄亦從黃蕘圃俗鈔第五甲計二百一

言集序 卷五
 十三人其第三十三人僅闕其名第一百七十七人僅存其治賦一舉曾祖駢本貫台州亦不知為何人也其第八十二人第九十三人第九十四人第一百五人第一百六人及第一百九十人以下至第二百一十三人共二十八名原本全缺不可復見惟本書文天祥注云弟璧同奏名天麟又馮治注云父鑰同季奏名又趙與溥注云兄與鈺與鎮同榜此四人錄內無名或在所闕之內餘當以它書補之紹蘭又書

越中金石記書後

越中石刻以秦刻石為最古其亡已久兩漢無聞惟禹

陵窆石殘字王順伯謂為漢刻兩浙金石志據太平寰宇記云孫皓刻其背定為三國孫氏刻則順伯之言未審也道光三年山陰杜孝廉禾子偕其兄春暉適野相地於山厓間得建初元季刻石二十二字攷李特姚萇李嵩並紀元建初然皆偏霸西陞正朔不能及越其為章帝時摩厓無疑不獨越郡增榮益觀即兩浙及大江以南諸碑亦莫能或之先者禾子因作越中金石志冠以是刻亦足以豪矣記成蔡茂才以平持以來屬為之絃紹蘭於金石之學素未究心無以下筆爰取其書徧讀三過歎其精覈絕倫如龍瑞宮山界至記列祕書監

言集學原不彙 卷五 二
賀知章名據盧象贈別歌敘有季八十六而道心益固
之語以證新唐書本傳傳知章卒季八十六之誤又唐
人開山題字刻云貞元己巳歲十一月九日開山據題
字謂貞元五季觀察使爲皇甫政政築海塘造斗門開
山卽政所題以證嘉泰志己巳作乙巳且以爲題名之
誤又龍宮寺碑據嘉泰志寺梁天監二季建號龍宮院
碑亦云寺號龍宮以證雲谿友議謂李紳改刻川爲龍
宮寺額之誤又進士某君墓誌謂蕭山名縣始於唐天
寶閒誌敘其祖隨晉東遷不曰永興而曰蕭山嫌晉代
已有此名以爲行文失檢又戚處士墓誌誤人布衣趙

玘據宋史趙玘太平興國三季卒季五十八當生於晉
天祐十八季距中和時幾四十載明非一人以證全唐
文傳玘爲澶州人之誤又崇福侯廟記據碑傳右衛將
軍總管與越州題名記署銜合以證新唐書龐堅傳傳
授公領軍武衛之誤又據舊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季平
李子通置越州總管子通之平在四季十一月龐公當
於是季十二月受命以證題名記元季之誤又新建廣
陵斗門記據曾子固鑑湖圖敘謂敘中所刻斗門凡六
朱儲非瀕湖不計證諸嘉泰志新涇曹娥爲陸亘曾公
亮置惟廣陵柯山蒿口不詳其始卽此記所傳三大斗

門又穆得臣等題名據遼史朔政終熙寧之世五月廿四俱無丙申惟元季三月癸酉朔則丙申正廿四日定爲三月以證嘉慶山陰縣志作五月之誤且可見題名在元季又孝經石刻不載書者姓名亦不詳刻時歲月據歐陽永叔撰知鄧州謝絳墓銘及山谷集任淵注續會稽掇英集詩王介甫撰謝景平景回墓誌辨誌後所題書付姪慥定慥爲知越州謝景溫之子景初之姪景初卽謝絳之子此刻卽景初所書熙寧六年所刻以證乾隆紹興府志等書據南軒二字以爲張敬夫書之誤又紹興府修學記此碑及撰書人歲月已闕據記中有

云今帥守□□閣畱侯攷宋時知紹興府畱姓者二人一爲畱正一爲畱恭恭卽正次子正以淳熙二年四月由承議郎顯謨閣直學士知是季罷恭以嘉定三年六月由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五年四月與宮觀今記云庚午之秋則淳熙二年乃乙未嘉定三年乃庚午且記有父子相望語定主修者爲畱恭其閣字上闕文當爲直寶謨三字又據寶慶續志莫子純傳傳加右文殿修撰知江州不赴改知溫州歷官與繫銜合定書碑者爲莫子純又據葉適撰子純母虞夫人墓誌傳嘉定五年季夫人從其子守溫州其時亦正符定修學之舉卽在

五季又寶山題字據隨隱漫錄定松壑二字爲宋遺民
岷縣吳大有別號又覺苑寺興造記據碑文知覺苑之
名始於治平三季證以葉道卿夢筆橋記天聖三季偁
寺爲昭慶辨嘉泰志於避聖諱句下漏奪改昭慶寺治
平三季八字遂致昭慶之名不見地志又重建漢太守
劉君記據嘉泰志引十道志若邪谿亦名劉寵谿史記
東越傳武帝時戈船將軍出若邪知若邪爲漢時往來
孔道此必寵就徵時道路所經若邪在郡東南三十里
錢清在郡西北五十里若邪父老旣足跡不履郡朝豈
能涉數舍自扶奉送錢清江之名宋時始見孔延之掇

英集續漢後漢等書並無投錢表地之說以證碑文之
誤凡此諸條旁徵互勘疏通證明且於無可攷訂之中
獨能鉤元抉奧如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閒其動甚微
其解皆中冓縈此由讀書多而用心審也它如學校興
修釋奠禮儀聖賢像贊禮器制度與夫壇廟職官科名
書院山川城垣農田水利橋梁畧界祠堂墳墓以臬詔
札旨揮記蒞牒誌敍識箴銘旌門免役錢穀酒稅游會
題名旁及釋道宮觀寺院塔幢簡傳鉅細靡遺至詳且
悉若夫懷博外難旌忠臣也道愛去思勸循吏也修曹
娥碑崇孝行也錄王貞婦詩表節烈也尤足立綱常而

扶名教此其犖犖大者至於摩會稽刻石存親軫之舊
文篆繹山遺碑翫汶乙之古瀟神禹穹碑旣鼠舞岫嶼
徒尋蔡邕石經亦虎賁蓬萊空望雖非魯岑真鼎聊附
越紐新編管馬季長有言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
精旣精旣博吾何加焉今惟自慙駢陋寡聞於此書無
能爲役淡服其精博而已道光九季五月朔蕭山王紹
蘭書後時季七十

題倪黃墨蹟後

倪黃合璧一冊祖州蔡親家寶藏文貞忠端二公墨蹟
也文貞書僅瘦雲肥雨四字字大於拳潑墨爲艸橫寫

若署書其末書名不書姓用太史氏章當是天啓二季
館選後所作按公集宿靈鷲詩一聯云毫石雛花巡佛
案瘦雲肥雨裏禪房字本於此也筆勢遒勁如龍蛇攪
盤而饒有風致想見廷劾楊維垣揮斥魏璫請燬三朝
要典時之端疑排弄氣象矣忠端書則崇禎辛未十月
五日論書一則又壬申元日贈文貞六詩首句云十季
三滯長安春攷之明史本傳公以天啓二季成進士岐
庶吉士授編修丙艱歸崇禎二季起故官進右中允三
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五季正月方候補遭疾求去瀕
行上疏語皆刺周延儒溫體仁壬申元日卽五季正月

講學處存彙 卷五 五
候補時計自二季起故官至是季正得三季故云三滯
長安春也第二篇云待命隔季鬚鬢在放生當世羽毛
饒卽所謂候補邁疾求去也又文貞外譜載忠端諸詩
內有久滯長安倪鴻寶諸兄遺資見度感而有作亦此
時事其詩有云焦言畱黼展卽傳所傳救龍錫及語刺
延儒體仁者也其論書爲秦萼玉鐫帖而作言及楮筆
自皇索羊薛虞褚河東而下以迄松雪香光衡山米友
仁王百谷後云同季中倪鴻寶筆法淡古遂能兼撮子
瞻逸少之長如劍客龍天時成花女要非時妝所貌過
十數季亦與王蘇并寶當世其推重如此忠端法書亦

作如是觀矣二公科第同忠節同道義學術同蔡文勤
公爲忠端作傳言忠端未第時渡釣龍江舟覆溺焉恍
忽見一人前導至一殿額曰倪黃館選時文貞名第一
忠端第二一死北都一死南都出處始終若前定然然
則是雙璧也始天作之合云後有倪無功跋無功文貞
之令子端忠之高弟書法以道媚爲宗意在父師之間
又嘗受業於戴山先生性至孝守道以歿其漸染於師
門庭訓者深也是冊爲孟氏研鄰所藏百數十季而祖
州得之祖州往矣令嗣以平茂才博學好古如祖州持
示紹蘭紙窗竹屋坐對黯然殘雪篝鐙不堪卒讀延津

之劍千季橋墓之車三步但有神飛腹痛而已寒家舊
藏忠端手書讀鴻寶疏艸詩有一語發明夢千山聞曉
鐘之句蓋指文貞劾維垣燬要典各疏又藏文貞畫石
雖無忠端品題而正直古峭如見石齋先生焉因敘其
大畧如此

題倪文貞公書牘

嘉慶二十有二季冬十月魯東山光祿以倪文貞公書
牘見示凡四鉅冊前二冊爲其尊甫湘雲先生所收藏
後二冊則光祿積季購獲者閱肆披巖其勤至矣竊惟
文貞忠節勳業文章彪炳日星瑰奇俊偉不朽者三繫
此之謂夫文山之琴疊山之研今且謳思之矧夫手筆
所遺恍聆罄欬於其側者乎謹就牘中緒言瑣事家世
交游畧爲箋注一二俾觀者便於稽攷以副光祿網羅
散失臧弄爲榮之意云爾

履歷帖云履歷附上案公以崇禎八季遷國子祭酒爲
溫體仁所忌一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履歷進體仁
益恐事見明史本傳是此帖爲崇禎八季所作 帖又
云小人有母又別有稟上母親帖按季譜公嫡母曹太
夫人無出生母施太夫人夢白鶴翀霄而公適生文集
兩田公行述云嫡母曹恭人新逝而璐猶舞象童則曹

太夫人早歿凡牘中所稱母皆施太夫人也

百端帖云璐冒昧招車要以歲內必達都門爲季未知得遂此願否按明史本傳崇禎十五年九月詔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明季春抵都陳兵食機宐帝喜季譜十六季公千里赴召旬日而得達京師黃石齋所撰墓志云一日詔下起公爲右司馬公以太夫人季高辭不就有旨敦趣公乃徑淮上冒險出濟北旬日而達京師天子聞之甚喜曰固知是吾倪講官也

旣醉帖云季致聲漢逸又午後帖云康侯十相公按詩集有同漢逸康侯步出靈鷲寺踞石飲流蕭然自遠一

詩結句云三人誰免俗判與一沙彌卽此二人也攷之聞問帖知漢逸蔡姓未識康侯爲誰氏耳

去臘榮莅帖云想我兄定以去臘榮蒞又云叔父母何時到官衙暨嫂夫人及和鄂兄近狀諒各駸駸爲喜又新正人日帖云三蘭兄常有訊到時已出按吉州風采體力並各奇健其長姪監事歲內已完納停當可與六叔叔言之又均看帖云三蘭兄爲奏報流賊太遲此中紛紜之甚政府亦有煩言吾爲極力調維今當無恙近聞彼中亦多殺獲賊亦漸平外一書送六叔叔按文集光祿寺寺丞三蘭公行狀云光祿諱元琪字賦汝別號

言集序不與 卷五 九
三蘭先中議之所命也行狀又云光祿長元璐九歲其
後同登第又云光祿事父晉源公甚孝母王太孺人早
歿而後母俞太孺人至慈又云光祿由祁門令移歛入
爲臺御史出按江西粵賊鍾凌秀等圍永豐甚急光祿
以惠文冠攝理兵事募丁健以五千人扼賊心背又結
鄉兵五千分防鄱湖九江之間遏其北流粵閩黔三省
會兵合勦遂大破賊捷聞天子嘉之仍以御史督學吳
會復社事作降光祿寺錄事稍遷行人司副奉命治益
邸喪事事竣歸里寢病五月而歿歿前十日而光祿丞
之命下今故僞爲光祿云是帖所僞我兄卽三蘭榮泣

卽令祁門時叔父母卽晉源公及俞太孺人六叔叔亦
卽晉源公其和鄂兄卽文學元珂王所出又太學生元
瑁俞所出見文集從母王太孺人墓志帖僞奏報流賊
太遲卽粵賊鍾凌秀事又僞長姪行狀云猶子會吉等
卜葬有日則長姪會吉也 帖又云弟久拚作門外絕
志斷想不悟臨時作此顛播緣題試之日弟已打作掌
科鑼鼓順手揮去而閣師翻以爲佳且云此生有才有
品有望若不畱之卽是吾輩之罪遂擬作首而又以向
未居前寘第二按季譜天啓四季公除翰林院編修故
事庶常去畱準館閣畧試名序兼采物望時隸籍上虞

者二人例不並畱及集議前輩多右同鄉首揆葉文忠曰倪某無論文字只三季來無片刺及吾門已加人一等矣乃畱公翰苑而出桐鄉爲給事中卽帖所言畱館事帖云閣師卽福清葉向高考之府志是季庶常惟公與陳維新則譜併籍隸上虞之同鄉是維新也 帖又云弟同門齊未孩兄按公以天啓二季文震孟榜軍籍登第題名碑是科二甲有齊心孝南直隸安慶府桐城縣匠籍卽齊未孩

夜月妙暢帖云十四日夜月妙暢老舅竟不來可謂無興無信者矣昨已迷悶今夕不知何如百季好境正得幾日耶按季譜公歸里每遇月夕輒畱連庭除或倚石小暝復起嘆曰一季幾回月有月幾回明意氣閒遠悠然莫及伯氏帖云衛經歷王環者便是內子同胞則此帖所併老舅當卽王環

前得家報帖云承教灾木拙疏恐徒增人唾耳按明史藝文志公奏牘三卷府志經籍志奏疏十二卷 帖末併王二相公賢壻按文集王甥爾式時文序云余以文章交爾式三世水部先生之於文務爲靜微司馬公務爲矜岸余父事兄事游二郗之間因是道合與爲婚姻時爾式方二歲未可斷其能文而余謂可妻也其後十

季爾式果以能文名則王壻卽爾式

劫數帖云仁兄主持賑局又天漏帖云續又題賑百七十金三日內便當齋發按季譜崇禎十四季三吳兩浙大饑時荒政久弛米價日增公乃請郡守下令民心大定

謝謝帖云兒山妙甚按季譜崇禎十三季兒易成著易處在宅左延妙樓左有土山以其小也亦稱兒山

午前帖云午前乞過同田叔諸公一茶話又天漏帖云田叔此來甚欣愜俟雨收山出圖以五簋享之按田叔卽燒叟藍瑛文集有五簋享銘二首

多日不見帖云禁足方始不能過送今日乃是淵明守其虎溪遠公亦當大笑也攷季譜公以九季九月南返十二季杜門卻掃屏謝人事車馬不及公門是此帖爲十二季己卯所作 帖又云維城丈一函附又均看帖云史維城一宗算會畱家按府志史宗垣字維城山陰人至孝郡邑表間任夏津丞尋擢京衛經歷

張鯢淵帖云張鯢淵有道長者老兄向所心推爲衙門龍象者也按張肯堂字載盦號鯢淵松江華亭人天啓五季進士明史有傳

客歲帖云比承乏西江去來飛鳥按明史本傳出典江

詩集學原存案 卷五
西鄉試季譜天啓七季公奉命典試江西薛給事國觀
副之

新正人日帖云叛賊破七城如破竹今且據登脅撫臣
孫元化及諸鄉紳移揭到部按通鑑輯覽崇禎四季登
州遊擊孔有德等反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
部曲文龍外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以有德明仲
爲遊擊九成亦爲徧裨大凌圍急元化遣有德等赴援
抵吳橋天大雨雪衆無所得食還兵大掠陷陵縣臨邑
商河棧齊東圍德平旣而舍去陷青城新城故帖云七
城皆濟南府屬縣 帖又云寧波新節推李公祖諱清

者本詩四房劉蓼生所取士場中以三場策語犯時本
房已刷之矣余見而力持之遂得入彀按季譜崇禎四
季公會試分闈係詩一房偶過詩四房劉漢儒適有落
卷在案因策語犯時已刷之矣公力持之遂得入彀據
帖李清在詩四房則劉蓼生卽劉漢儒清字映碧一字
心水揚州興化人崇禎四季進士曾爲寧波推官明史
增李春芳傳後帖末云獻汝弟收目藝汝弟均此又均
看帖云四弟六弟均看按府志引家傳云倪元瓚字獻
汝文貞同母弟也與劉鼐山講學者七季文集雨田公
行述云瓚瓚羅侍榻下詩集有示季弟藝汝一首是瓚

言算學原不與
卷五
卽四弟獻汝璣卽六弟萼汝矣

均看帖云疏已得吏部知道之旨矣尚須部覆又云政府之所以牢籠者百端云云按季譜崇禎五季四乞歸省政府以公人望欲牢籠之言去輒畱藉致殷勤啗以美遷公謝之退曰吾平生不愛熱官不喜居要人牢籠之內旣不能鴻鵠舉其可與蚤蝨狩乎由是引退益力帖又云吾于七月廿邊忽得一病因病乃得急歸政府遣醫來問按詩集有憶母遂病三上疏求歸不允卻賦十詩其七有對症文無艸注云公疏謂京師如海然獨無醫諸醫襍進寒熱虛實昧其症溫涼補瀉乘其方元

氣消耗坐致尪羸蓋如呂誨之諷諫也乞歸之故卽是藥故曰對症當歸一名文無此十詩卽寄書時作帖又云外寄歸百官鐸二副兩弟各收其一按府志經籍志藝術類百官鐸譜倪元璐撰

維揚帖云余武老何日啓行按余煌字武貞會稽人天啓五季進士第一明史有傳

章六帖云章六到始知泮案壽胡兩壻遂了向平大欠豈不快人按詩集有爲胡甥武遷題扇石奉陳明卿祭酒詩武遷卽胡壻字帖又云侯木老忽患中風按季譜崇禎二季公遷南京國子司業先是北祭酒請復積

分之制乃艸疏副祭酒侯恪上之又按感舊集注侯司成恪字若木太常卿執蒲之子

合寓平安帖云昨朔揖閣吾約方書老以曾主鄉試之說力祈免脫又徐章可帖云北牖皿字號尚多知名之士惟元卷過平不厭人心方書老未免小減聲價耳按季譜崇禎八季公遷國子祭酒先是內閣循資推公少詹事公願以少詹讓南祭酒方書田而身承其乏方書老卽方書田逢季也逢季遂安人萬曆四十四季進士明史有傳

得正月廿五書帖云入闈分閱詩一房得士二十四人

首卷楊廷麟文三篇并會元卷寄去元文實不佳從此元燈絕矣按季譜崇禎四季會試分闈詩一房得士二十四人首卷楊廷麟江右名宿也館選詩一房獨盛吳禎楊廷麟倪于義王邵凡四人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四季進士明史有傳 帖又云本里惟朱恆老題百金按詩集有題畫石爲朱文恆岳朱恆老卽朱恆岳帖又云楊卷已定元五日臨時忽然換下皆由當事爲李太虛所惑其實兩主司在闈中大唾吳卷云云是科會元爲吳梅村偉業李太虛卽梅村之房師李明睿南昌人天啓二季進士兩主司爲宐興周延儒桐城何如

寵

聞問帖云沈苞先按外譜有題陳眉公好弄冊爲沈苞先七則

湛老帖云頃得湛老書按文震孟字文起號湛持吳縣人天啓二季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諡文肅明史有傳伯氏帖云衛經歷王環者便是內子同胞按王環卽王夫人之昆弟夜月妙暢帖所僞老舅者也

陳象宗帖云章羽老尚多停待按章正宸字羽侯會稽人崇禎四季進士又得示帖云徐章施等五書章卽羽侯徐卽上虞徐人龍字耳猶萬曆四十四季進士施卽

餘姚施邦曜字爾韜萬曆四十七季進士明史有傳多日不晤帖云前教貧生周官者業開送頒賑云云按季譜崇禎四季三吳兩浙大饑公請郡守下令救荒十五季又念寒士恥於自言乃密切訪求先後得二百餘人致當道捐俸周之而佐以家廩就郡庭給領卽貧生頒賑事 帖又云貴族諱光銑者其季郎求入浮圖之會云云按季譜有創爲一命浮圖會敘畧曰今曲求巧便別啓因緣不假多施但占一命計自春暮以及秋中爲期百有四旬量米日纔五合不過七斗已閱三時爲此功德勝於浮圖

言集墨履不彙 卷五
陳臥老帖云按子龍字臥子葵亭人崇禎十季進士明
史有傳

得六弟訃後帖云近日綸扉之地有大紛紜只十日內
當見按此帖作於乙亥六月廿四日破之通鑑輯覽崇
禎八季乙亥五月吳宗達罷七月以文震孟張至發並
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故云有大紛紜十日當見
也

書楊无咎梅花橫幅後

此畫梅梢一萼瓣中篆書无咎二字知是逃禪老人奉
杖邨梅也鐵幹虬撐枝橫九畝瓊梁龍攫椳冶千季管
人謂其所居有梅樹大如數間屋日臨畫之大得其趣
觀此益信張之壁閒蠶蝶常集其上梅萼和尚退避三
舍矣可與荆浩雪蕉關仝松石文同墨竹萃於紅賊館
中并我爲歲寒五友云道光九季七月初九南陔居士
書時季七十是日立秋

書夏煇亭遺墨後

嘉慶甲戌紹蘭承乏閩疆獲交吳江夏子肇東見其才
識並茂悚然敬異固知淵原之有本矣丙子春以尊甫
煇亭翁遺墨見示首錄呂林二公三吳水利疏刪繁從
簡條理秩然惠濟之志先及粉社次列溺女擅受示橐

言集學原在集 卷五 增
二則全民命除民蠹皆藹然仁者之言又闡明族譜字
諡申之以范文正公學田義莊可謂有志於本者夫不
忘本仁也仁者必有後宐肇東心存澤物克踵前修而
令嗣寶全甫及八齡端謹如成人且穎異不凡諷書如
翻瓴水仲子亦英秀可喜行將志先人之志措諸事功
以大其門閭此可爲左券也

書蔡養堂先生詩集後

養堂先生江東名士也氣韻豪邁吐屬風流大有晉人
風味內充而外腴學豐而遇蹇泊如也雲楣彭公嘗以
國士目之與定交者皆一時碩彥集中九憶詩所稱勞

白雲宗茂章雲門典姜晉源汾汪鏡菴大寰徐中典文
博仇一鷗養正應叔雅澧朱春泉鈺章桐門煦其尤也
芸臺阮公督學浙江翰軒采風先生佐其事入選諸詩
品題允當稟命不融以明經老識者惜之令嗣子才克
承家學戊秋己春文壇大捷里人稱願然曰養堂先生
有子矣出宰山東謁歸展墓禮畢將行手奉先生詩集
見眎受而讀之則晉行詩艸雪鴻小箸回浦離吟江右
集凡四帙清新俊逸兼擅開府參軍之勝三復十五憶
詩其憶八云老屋三閒額養堂西偏子舍卻聯房閒翻
素問收靈藥薄煮醇醪舉壽觴日永起居扶竹杖夜深

寒燠侍藜牀兒曹不忘殷勤屬可解維持調護方孝思
眞摯出於至性至情可補南陔白萼之闕信乎無媿其
爲養堂矣憶十二云六季別弟懷棠鄂一日辭親聽雁
鳴遮莫吟髯隨齒長揭來蒜髮對愁生積薪未集家居
易飲水何堪官舍清惟孝友于吾有政相期樽酒共挑
鐙葢哲弟硯齋先生以名進士筮仕萬泉先生奉尊甫
命往聽循聲途中遙憶而作憶一所云白髮嚴親促遠
游是也兄弟孔懷式相好矣友于之情如話如畫卽此
二詩合讀者孝弟之思不自知其油然而生也宅如憶
二之感病妻憶三之尋兒戲憶四之計牽衣憶五之思

成器憶六之解歸鞭憶七之遂初志憶九之媿持家憶
十之誠墓祭憶十一之新斲乳憶十三之代承歡憶十
四之撩人鄉思憶十五之別人風景流連往復悱惻纏
絲皆本於眷戀天倫縈懷家政歡愉者曲達其言勞苦
者婉陳其事憶之不足故長憶之長憶之不足故詠歌
之嗟歎之而無已焉然則先生之遠游雖暫別養堂而
陟岵瞻望固無時而不養堂也無地而不養堂也若先
生者信乎無媿其爲養堂矣紹蘭因擇其犖犖大者書
之於後其餘概從畧云時道光九季歲在屠維赤奮若
長至前一日也

書萬廉山仿古山水冊後

廉山先生乾隆壬子與紹蘭爲同歲生世所傳南昌萬五者也宦游大江南北政聲遠聞紹蘭于役往來曾捧手於袁江舟次儀貌雅而莊論議奇而正識其爲博聞博行之君子每晤吟齋單四詳述其德行之純言語之妙政事之美文章之敏卽至一甄一材亦爲之三復三嘆紹蘭竊自喜乍見傾心爲不繆矣千古風流一別雨絕琴亡鶴去杼軸余裏道光辛卯壯月嘉嗣少山茂宰疎治蕭山公事過存瞻其風度如見先生焉聆其聲欬如見先生焉回憶乍見時疑此爲復見矣暇日出巨畫

冊屬題受而讀之曰此先生緒餘也鄙人不能畫然頗識畫意且能卽畫以知畫者性情學術之微因立畫史於旁語之曰尔爲吾展冊每幅必高唱畫題吾將諦觀而審品之於是畫史曰第一幅仿郭忠恕海天旭日也荅曰海山蔥龍海日曛曛沐浴沆瀣紅滿海東吾仰其惠輝之光融第二幅仿董北苑瀟湘圖也荅曰氣吞雲夢八九無垠煙蒸雨潤山水皆春吾緬其善政之肫仁第三幅仿關仝武彞九曲也荅曰幔亭張錦虹橋臥霧一折一幽一轉一淡吾測其邃密之心沈第四幅仿李將軍漢宮春曉也荅曰千門萬戶雙鬟乍興銅僊舉手

承露金莖吾望其清高之氣橫第五幅仿巨然萬壑圖也
也荅曰萬壑流分千巖秀挺山高水長神隨天迴吾窺
其動中之靜第六幅仿僧繇沒骨山也荅曰山骨堅蒼
巧匠琢芒滅而沒之玉質內藏吾重其柔中之剛美矣
乎畫史曰盡美矣猶未也第七幅仿米襄陽北苑雲山
也荅曰筆扛九鼎墨潑三斗虎兒見之號怖狂走吾服
其膽氣之雄厚第八幅仿蕭照谿山淡秀也荅曰鯢旋
之潘琅邪之山撥之無盡擷之可餐吾賞其胸中丘壑
之寬閒第九幅仿董元宰臨李營邱山水也荅曰咸熙
粉本摹自畫禪吐弃香光吞營邱焉吾羨其意中藻鑑

之暇然第十幅仿劉松年漱玉亭圖也荅曰玉龍千丈
仰漱以喉腹中空洞大沈久湫吾贊其清白之長留第
十一幅仿馬遠斧劈山也荅曰不學紅棗而師斧劈層
冰嵯峨遠山劣崩吾敬其秉心之峭直善矣乎畫史曰
善矣猶未也第十二幅仿蕤文賈荻浦姓颿也荅曰邨
外歸雅藿閒去颿六朝煙樹一卷石暑吾喜其寓意之
不凡第十三幅仿夏禹玉黔粵山水也荅曰羣峭轟天
衆瀨回淵記柳州柳文潮州韓吾訝其銳志之鬱盤第
十四幅仿李晞古寒塘秋樹也荅曰放鴨白水釣魚蒼
兼酒家何處紅樹青帘吾愛其託興之虛恬第十五幅

言與學原不異 卷五
仿范寬窳嶽圖也荅曰太窳峒巖呼吸通霄頰視黃河
如曲蟾凹吾嘆其立身天際之孤高第十六幅仿王右
丞雪棧行李也荅曰曲棧羸綱游雪世吟灞橋鄭五遠
在驢背吾驚其游戲神通具辯才之無礙觀止乎於是
畫史曰止矣又盡善也今竊有請焉先生之畫神乎其
技曷不自名一家乃遠取十六家仿之何也荅曰此羿
之彀大匠之規榘也古之學者必有師操縱在手變化
因心必前有古人而後能前無古人衛協師曹戴逵師
范此仿之所由來也畫史曰論畫者或分十門曰道釋
曰人物曰宮室曰番族曰龍魚曰山水曰畜獸曰花鳥

曰墨竹曰蔬果此冊僅宮室一幀餘皆山水何也荅曰
天地之間山水爲大繪畫之品山水爲高可以諛性情
焉可以徵學術焉前人工此畝者無慮百數郭若虛云
畫山水惟營丘李成長安關仝萼原范寬三家鼎峙氣
象蕭疏煙林清曠豪鏗穎脫墨灑精微營丘之製也石
體堅凝雜樹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閒關氏之風也峯
巒渾厚勢狀雄彊槍筆俱勻人屋皆質范氏之作也今
此三家是冊咸備證以郭式有其過之無不及焉然此
未足盡先生畫灑也先生之灑其原皆本於經周易艮
爲山坎爲水艮之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

言與學不... 先王
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先生畫山之濩蓋取諸艮習坎
之象曰水流而不盈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
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先生畫水之濩蓋取諸坎禹貢一
篇山莫衆於三條導岍爲北條鹵傾爲中條嶓叟爲南
條蜿蜒旁薄不知其幾千萬里而文則摺之曰導曰及
曰至曰逾曰入曰過讀者一覽而山之首尾聯貫瞭如
掌文水莫大於四瀆導河積石敍河水入海岷山導江
敍江水入海導沅水東流爲沛敍沛水入海導淮自桐
柏敍淮水入海決滂澹汙亦不知其幾千萬里而文則
摺之曰導曰至曰南至曰東至曰東過曰北過曰北播

曰爲曰同爲曰入曰東別曰東池曰北會曰東爲曰東
流曰溢曰東出曰東北會曰自曰東會曰東入讀者一
覽而水之脈絡分明朗若眉列先生之畫山水蓋融會
禹貢之文又發於己之性情參以己之學術解衣般礴
旁若無人一筆而成六瀆皆化洋洋乎大觀也哉畫史
曰峙者吾知其爲山流者吾知其爲水何以能知其性
情與學術也荅曰性情之說吾聞諸孔子孔子曰知者
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是故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非先生性情中之
山水乎學術之說吾聞諸孟子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

言與此處不類 卷五
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流水之爲物不盈科
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是故積土成山雲雨
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此非先生學術中之山水乎
吾是以不識畫頗識畫意且能卽畫以知畫者性情學
術也畫史乃檢衽無閒言而退因書其後以復茂宰未
審高明以爲何如尔

香山六讚偈東坡十八阿羅漢贊二十四番貝葉
冊書後

酉陽雜俎木篇曰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
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力又貝多二者多梨婆力
又貝多三者部闍婆力又貝多多羅多梨並書其葉部
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爲葉貝多婆力
又者漢言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
亦得五六百季又引嵩山記偁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卽
貝多也紹蘭嘗於都門長椿寺得貝多二十四番裝潢
成冊藏弄三十季未啟用也今茲季秋以四分之取其
一施香山符六相功德之數請以平蔡居士書六讚偈
取其三施東坡符十八界蘇合圓通之數請于上傅居
士白描十八阿羅漢以平書其贊香光莊嚴供養爲善

願假此三四四三之數多羅多梨敬懺彼兩重十二因緣云爾爾時觀世音菩薩卽從坐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第一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諸菩薩入三摩地進修無漏我現佛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菩提薩婆訶第二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諸有學宗靜妙明我於彼前現獨覺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菩提薩婆訶第三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諸有學斷十二緣我於彼前現緣覺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菩提薩婆訶第四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諸有學得四諦空我於彼前現聲聞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菩提薩婆訶第五葉須菩提於意云

何若諸衆生欲心明悟欲身清淨我於彼前現梵王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菩提薩婆訶第六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諸衆生欲身自在游行十方我於彼前現自在天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菩提薩婆訶第七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諸衆生欲身自在飛行虛空我於彼前現大自在天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菩提薩婆訶第八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諸衆生愛主族姓我於彼前現長者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菩提薩婆訶第九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諸衆生愛談名言我於彼前現居士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菩提薩婆訶第十葉須菩提於意云

何若諸衆生愛治土邑我於彼前現宰官身而爲說法
令其成就菩提薩婆訶弟十一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
諸衆生愛諸數術我於彼前現婆羅門身而爲說法令
其成就菩提薩婆訶弟十二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
男子好持戒律我於彼前現比丘身而爲說法令其成
就菩提薩婆訶弟十三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女人
好持禁戒我於彼前現比丘尼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
菩提薩婆訶弟十四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男子樂
持五戒我於彼前現優婆塞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菩
提薩婆訶弟十五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女子五戒

自居我於彼前現優婆夷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菩提
薩婆訶弟十六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衆生不壞男
根我於彼前現童男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菩提薩婆
訶弟十七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處女愛樂處身我
於彼前現童女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菩提薩婆訶弟
十八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藥叉樂度本倫我於彼
前現藥叉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菩提薩婆訶弟十九
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乾闥婆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
乾闥婆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菩提薩婆訶弟二十葉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阿修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阿

修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菩提薩婆訶弟二十一葉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緊那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緊
 那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菩提薩婆訶弟二十二葉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摩呼羅伽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
 摩呼羅伽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菩提薩婆訶弟二十
 三葉須菩提於意云何若諸眾生樂人修人我現人身
 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菩提薩婆訶弟二十四葉須菩提
 於意云何若諸非人有形無形有想無想樂度其倫我
 於彼前皆現其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菩提薩婆訶即
 說法曰南無薩怛他蘇伽多邪阿羅訶諦三藐三菩提

寫弟一葉薩怛他佛陀俱知瑟尼釤弟二葉南無薩婆勃陀

勃地薩跋鞞弟三葉南無薩多南三藐三菩提俱知南

弟四葉娑舍囉婆迦僧伽南弟五葉南無盧雞阿羅漢跋喃

弟六葉南無蘇盧多波那喃弟七葉南無娑羯唎陀伽彌喃

弟八葉南無盧雞三藐伽跋喃弟九葉三藐伽波囉底波多

那喃弟十葉南無提婆離瑟赦弟十一葉南無悉陀耶毘地耶

陀羅離瑟赦弟十二葉舍波奴揭囉訶娑訶娑囉摩他喃弟十三葉

三南無跋囉訶摩泥弟十四葉南無因陀囉耶弟十五葉南無婆

伽婆諦弟十六葉噓陀囉耶弟十七葉烏摩般諦弟十八葉娑醯夜耶

弟十九葉南無婆伽婆諦弟二十葉那囉野拏耶弟二十一葉槃遮摩

訶三慕陀囉第二十二葉南無悉羯唎多耶第二十三葉南無婆伽婆諦第二十四葉道光十季歲在上章攝提格修元之月望日庚午思惟居士運八萬四千毋陀羅臂書於小補陀巖峯季七十有一

書荀子楊注後

管韓文公讀荀卿書謂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尠後儒以爲知言同時有楊倞者以孟子有趙氏章句荀獨無之編簡爛脫傳寫謬誤乃博求諸書以資參攷字少增加文重刊削分舊十二卷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

從其敍作於唐元和十三季其注攷覈矜慎當元和時不乏周秦古書尙可博求參攷設無人起而正之恐爛脫謬誤日滋必至不可卒讀使今流傳得通其書癥結不可謂非楊氏之力也世以未能悉得荀意少之過矣然其注解實有顯違本義者如修身篇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注云夷倨也紹蘭按夷卽裔夷之夷榮辱篇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彼雅與越楚對文此夷與雅對文可證也楊注失之榮辱篇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陶誕突盜注云陶當爲檣杙之檣頑嚚之貌或曰陶當爲逃隱匿其情也紹蘭按

陶卽詢之俗字說文詢往來言也謂行道往來不根之言故陶誕連文卽上云飾邪說文姦言也楊注二義皆失之儒效篇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楊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盧氏校注云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罔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岐漁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無錫劉氏台拱補注云不當作罔紹蘭案不卽罔之省文月令田獵置罔羅罔鄭注獸罔曰置罔說文作罔解云兔罔也从罔否聲隸省作罔此又省作不也罔不必分謂罔罔所得必分也注讀罔爲

無讀不如字誤矣罔以取魚罔以取獸是罔罔分卽新序之罔罔分岐漁分也盧謂與此不同亦失之正論篇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注云不老者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紹蘭按二說皆非劉氏補注謂不當爲夫是也或云此文不字當屬上讀不卽否字問詞也猶有善於是者與不句問其有善於是者與無有善於是者其意謂無有善於是者耳老者休也自爲一句亦通正名篇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注云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

說也紹蘭案此三者皆墨子說惟謁當作易易誤爲曷
又加言耳墨子兼愛中篇云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
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
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此謂不相
愛爲非而易以兼相愛也兼愛下篇云子墨子曰非人
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以火救水也
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此謂別爲
非而易以兼也是非而易之說也經說上篇云止句無
久之不止句當牛非馬若夫過楹句是楹有牛之說
也又云有久之不止句當馬非馬若夫過梁句是馬

非馬之說也馬非馬與白馬非馬異白馬非馬辯在白
說非公孫龍說注誤也君子篇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
也非馬辯在馬也今正文云馬非馬不言白則是墨子
夷德雖如舜不免形均是以族論罪也注均同也謂同
被其刑也紹蘭案均謂商均此言衰世連坐之法德雖
如舜不免坐罪於商均謂因商均連及舜也楊說失之
成相篇禹溥土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
爲輔案橫革見呂氏春秋求人篇言得陶化益真窺橫
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銘乎金石著於盤盂困學紀聞
云真直相類窺一云本或作窺字與成音近是橫革實

有其人真窺蓋即直成而注云橫革直未詳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如韓說則本文為輔二字贅矣以俟續校如此類者往往有之因閱盧氏校注畧舉數條書卷後

書東門陳氏族譜後

蘇山陳君子至好也曩共居西河里風雨促膝無虛日蘇山善詩古文詞喜搜羅古書手鈔竟歲每有所就必偕予欣賞一夕詣蘇山見案有繕正藁本予異之曰此未見之書也急取閱蘇山笑曰是未成之家譜不足觀也予起敬曰是豈尋常楮墨比耶蘇山愀然曰學素荒

蕪何敢言譜予之為此有不能辭讓者耳予家舊譜失於兵燹先明寰公釐訂斷殘百餘季來什一千百先曾大父道敷公手輯未竟吾父萼輝公命續成之歲壬寅至今以所見所聞所傳聞筆之於書惴惴焉惟不克成是懼然又不知汗青何日也後蘇山遷衡河予北上京師數季閒無從會合癸丑省親歸里與蘇山覓舊游蘇山出新譜乞補敘始知譜早成而貲則出其族兄毓龍子謂蘇山曰何陳氏之多賢也微君不能有是譜微君兄毓龍亦不能使族人各有是譜也抑予嘗見近儒之為學者矣或嘯歌風月累讀連篇或訓詁謨典尺簡萬

言或書貽計然爲子孫計焉豈有如是其亟亟於尊祖
敬宗收族之事而惴惴然以不克成就是懼使人孝弟
之心油然而生如吾蘇山與其兄毓龍者可不謂賢乎
哉且夫有志者事竟成覽茲新譜益感西河風雨時也
書此譜後謹誌他日之以所見聞傳聞繼續其書者

書新鈔太平御覽後

予少時好古書嘗欲購太平御覽不可得往來南北無
日忘之幾二十季於茲矣及來泉州簿書鞅掌政拙心
勞讀書稽古之事未之逮也安溪李進士景嵩家藏寫
本厚菴先生手澤猶新惜其淮雨別風不可卒讀寶山

空過殊難爲懷署惠安教諭謝孝廉震亦好古士爲余

言榕城李孝廉

大瑛

家有活字本因借以來則予宰閩

時曾寓目者視安溪本爲稍善亟命鈔胥縮爲巾箱本
且校且錄三月而畢二十季飢渴之思於焉快慰唐以
前不傳舊籍賴是獲見一班斷壁零璣皆可寶貴置諸
行篋覺舟車輦互時偶一檢閱亦足自豪將以是爭勝
於裘馬翩翩者不自知其結習未除也其有訛脫尚思
芻求善本於紅梨樹下校讐之耳嘉慶九季六月中泮
蕭山王紹蘭記於溫陵官舍

許鄭學廬存稿卷五終

許鄭學廬存稿卷六

蕭山王紹蘭

書

與家伯申學士書

頃奉惠書敬稔鷺序承 恩鯉庭趨對公忠體國孝養
娛親修天爵而樂天倫遭逢之盛不獨稽古之榮也漢
書雜志刻成尙祈賜讀以發愚蒙爲幸也管子抱蜀爲
抱器朱說甚精得閣下解明更徵其確蓮及椒連證以
詩與禮論竝讀爲蘭極爲允當雙武注作雙虎示以正
文當作虎注文避唐諱當作武按雲谷雜記載此文雙

言集學原不實 卷九
虎作雙武下文虎豹之皮虎亦作武形勢篇虎豹居幽直作虎謂武字皆唐人所改後來不盡復原字故虎武並行其說與尊見正合指示分明謹受教矣家居多暇無所用心偶思漢學以康成爲宗然三禮注多與經記不符亦有前後自相矛盾且每以讖緯說經不無附會又於說所難通之處非指爲夏殷禮卽破讀改字否則援漢制爲況此類甚繁不必盡合經義其戒子益恩書曰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宿素衰落仍有失誤又云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莫其可圖乎是其晚年亦自

知有失誤并以不得寫定爲歎因此見古人季益高學益進而心益虛也今欲取禮注中可疑諸說博采通人攷之於經如尊著述聞所列各條北海有知必許爲起予助我者卽其例也但漢魏以來駁鄭者自孔融王肅而下實繁有徒是非淆雜未盡可從茲先自近儒爲始如江戴程阮諸先生或一二言已足或千百言反覆詳盡而不厭多義所難曉圖以明之期合於經而後已閒或一說中有是有非及語涉隱略卽下己意爲之疏通證明蛾術之而蠡測焉擬其名曰禮堂商定紹蘭見聞淺陋何敢議鄭更何敢云定也惟是廣集衆長約求一

言與學不異 卷之六
是謹埃來哲之好禮者理而董之因以定之用成鄭志
當亦司農所默許小同所深願歟未審閣下以爲何如
也北堂書鈔知承覓人轉寫費神之至見賜家穀陸兄
書四種業已轉交矣

與伯申

大雅生民詩說者紛如聚訟來示據秦樹峯言姜嫄毛
傳謂配高辛氏帝鄭箋謂高辛氏世妃二說不同魯稷
之爲父子記傳無可徵信以祭法國語禘嘗之文推之
則以爲帝嘗之後者可從也履帝武敏歆毛傳謂履帝
嘗之迹鄭謂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說亦不同朱子是

鄭氏謂鄭據史記非臆說二者宜何從謹按生民之詩
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介攸止以經文求之首言厥初生民以
推本其初高辛郊禘姜嫄從祀則履武卽履高辛氏帝
之迹如傳說於經義自明是鄭履大神迹之說非也二
章云上帝不寧卒章云上帝居歆兩稱上帝明履帝武
之帝與上帝有別故毛以爲高辛氏之帝據經立說是
鄭大神上帝之說非也又上帝居歆之歆卽此敏歆攸
介攸止之歆鄭彼箋同毛此傳以爲歆饗何獨於此箋
爲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同篇異解是鄭歆感之說亦

非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帝繫篇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又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郤氏之女也曰姜嫄產后稷是稷與堯同爲帝嚳之子則禋祀郊禘明爲高辛氏之帝此時稷未降生堯未即位鄭乃云當堯之時攷之經傳事無所據而荅趙商又遷就其說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又云堯見爲天子是高辛與堯並處帝位以申易毛之誼棄正說而信緯書斯不然矣惟所以棄之之故殊未易解張子謂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然高辛之世亦不得以例天地之始不識過庭之餘曾論及此節否望勿吝開示以發蒙蔽幸甚幸甚

又

秋閒北上走謁匠門猥承雅誼勤拳一切周詳指示俾免愆尤小住兩月有餘晨夕過從聞趨庭之異聞見鄉壁所未見鍼膏肓而起廢疾受益良非淺尠也瀕行復荷寵頒嘉貺飲食教誨飽德醉心邇際歲籥更新緬維順時介福侍奉康甯古義承歡纂詩書爲甘旨實心報國本臬益爲謨猷抃頌無似頃讀淮南子主術訓云聾者可令唯筋按攷工記弓人曰筋欲敝之敝鄭司農

云嚼之當孰是治筋有嚼之一法說文噍嚼也重文作嚼云噍或从爵爵雀古通用魏晉以後俗趨簡易書嚼爲噍玉篇嚼噬嚼也噍同上是其證當時淮南子蓋有作噍筋者傳寫之徒不知噍爲嚼之俗體別作噍字玉篇噍撮口也淮南因作噍筋但撮筋於口不得爲嚼寫易林者以噍非正字直改从手作摧轉輒承譌皆不足據也由是覈之噍俗字噍因噍而變摧又因噍而變據先鄭注漢時淮南易林舊本當是噍筋又人閒訓云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按爵當爲奪形之誤也下文云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累世不奪正與二世奪祿相應韓子喻老篇云祿臣再世而收地奪祿收地義亦同右二條未知是否乞正之紹蘭近狀如常惟左足風痺一時殊難脫體暮齒宿痾正恐有增無減耳

荅程月川中丞

月前騶從東渡辱承旌節寵臨蓬廬褊陋輟斐良多端陽節後接奉賜函備邀垂注敬稔泰祉鼎升履祺萃豫扇仁風於海甸甘雨應時施闡澤於江鄉良苗徧野農民之慶皆德政所感召也頌到大集十一卷開緘莊誦同季朱海谷序嶺南集謂詩文皆本性情而真氣行乎

其閒又謂有真性情自有真學術真治術茲合山左中
州江右諸集反覆尋繹蓋十日而始卒業因歎海谷爲
知言且於所未知者如遊名山焉於所知者如見故人
焉於介在所知所未知之間者如飲醇醪享太牢焉嘗
聞治國在齊其家又聞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今讀
諸集而益信總而論之其詩則性情理義之詩也其文
則布帛菽粟之文也其理則日用倫常之理也其氣則
江河淮海之氣也其法則睢麟官禮之法也而要其大
旨實不外教養兩端孔子告冉有于旣庶之後曰富之
於旣富之後曰教之孟子不違農時一節爲王道之始

此卽富之之注疏也謹庠序之教一節爲王道之成此
卽教之之注疏也教養兩端法本孔孟故施之一邑而
效施之一郡而亦效施之一省而亦無不效是豈一手
一足之烈哉慎斯術也以往雖施之天下可也於此見
古大臣本身徵民之實學尤仰見 聖天子知人善任
之睿裁明良喜起際會一時猗歟盛哉昔者紹蘭浮沈
宦海二十餘年追念在官豪無建樹上負 聖恩下辜
民望於尊著所陳實未能望見一二讀息鬪書回憶治
泉州府及馬巷通判時其情形宛然在目蓋嘗身歷其
境躬親其事故深知牧人之喻善矣而獵人之喻爲尤

言與學屬不屬 卷六
難及讀至天下無難爲之事惟在得人天下亦無易爲
之事惟在實心果以精心果力行之未有不底於成者
不禁撫卷而嘆曰旨哉言乎至哉言乎申公云爲治者
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千古以爲名言由今觀之尙
少實心精心四字蓋行雖力而心偶粗疏則利病或辨
之不早辨其民必有未受其利先受其病者此不精心
之過也行雖力而心存虛僞則措施或有所爲而爲其
政必有措則不正施則不行者此不實心之弊也凡此
二者皆不誠之所致也惟用精實之心本之於至誠達
之於萬事則勿貳勿疑可大可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焉是集中實心精心四字足補申公所未逮矣竊謂讀
大著者當作心書讀之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又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乎政未
有不本於心者若僅以政書讀之得其末不得其本得
其粗不得其精未見其爲善讀也夫心之爲用無體無
方必隨地隨時隨人相其所宜次第布之爲政然後能
批卻導窾如庖丁之解牛得心應手如輪扁之斲輪故
嶺南集不得同於山左也山左集不得同於中州也中
州集不得同於江右也何則地不同也卽同一嶺南也
而續集又不同於初集地同時不同也一心之所運用

因地制宜因時立法精心以處之實心以爲之卽發一號施一令亦必有至誠惻怛之意流行於其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經權竝用寬猛互施夫如是而後知此心此理之無不同而有不同也夫如是而後知一地一時之不可拘墟論也夫如是而後知一官一集之具有深意存也然則居官者讀是書固可善世而有功居家者讀是書亦可守身而無過紹蘭知識淺陋未能窺測萬一管蠡所見止於如此因讀之親切有味不自知言之繁冗無文聊抒其忻服鄉往之忱云爾至敷文一席斷非紹蘭所宜一則

罷黜回籍祇當思過杜門一則問學疎謫經師人師竝難勝任且年來風痺時發行動須人離家亦不甚便前經覲面力辭良非飾說也否則密邇鈴軒時得親承緒論傳言事其大夫之賢者苟非狂惑豈有不前趨恐後者哉諸惟鑒原是荷

又荅伯申

承示盤庚汝無侮老成人當依唐石經作女無老侮成人與下文無弱孤有幼相對故鄭注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以證傳以孤有幼連讀之不詞大誥茲不忘大功酒誥永不忘在王家忘與亡同不亡猶言不失傳皆以忘

爲遺忘之忘不知亡忘古字通也及洪範聰作謀微子
沈酗于酒諸解具徵學日博而思日敏曷勝佩服日長
多暇時檢二十八篇之文反復之亦偶有一知半解而
未敢自信略寫數條於此以先求是正如虞書咨十有
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舊傳所重在於民食惟當
敬授民時紹蘭案敬授民時四嶽之職與十二牧論帝
德不相涉以司天非司牧事也且播時百穀下文明以
命棄今云食哉惟時文義不順甚矣後漢書周舉傳注
引史記堯典曰咨十有二牧欽哉是李賢所見五帝本
紀咨十有二牧下有欽哉二字今本史記命十二牧下

脫欽哉二字明甚以史記述堯典文證之則經文食哉
卽是欽哉之譌亦明甚經下云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
惟時亮天功與此咨十有二牧惟時柔遠能邇云云文
法正同然則惟時二字當屬下讀又明甚舊傳屬上作
四字句蓋望文爲訓未足憑歟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爲
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尙書
後案云破水經夏水篇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
東過蕪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其云流于
江陵東南又過蕪容縣南卽經所謂又東爲滄浪者也
而酈注不以此爲滄浪者據劉澄之云夏水是江流沔

非沔入夏且書不言過而言爲明非他水決入然夏乃從江之北岸分江而入漢故并其源流皆繫之漢不必泥爲字而謂以漢爲之也劉又云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尙書又東之文愚謂旣非沔注夏與又東有何不合且對導漾言非東而何劉說本謬酈妄據之遂於沔水篇過武當縣東北下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水記謂之千齡洲非也酈強以千齡洲改爲滄浪洲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詭甚破地說滄浪近楚都夏水出江陵東南故曰近楚都若在均州則與楚都何涉酈不能違地說乃強附會以爲蓋

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近人遂云自均州至漢陽皆名滄浪故曰近楚都但酈所指者乃均州漢水中一小洲卽庾仲雍所云千齡洲千齡滄浪音義全別此一小洲豈得交包千里又地說滄浪出荆山今按地理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陽水卽夏水山海經云荆山漳水出焉然則漳本出荆山夏本分江異源而同流故自下通稱漳流至楚都爲陽又爲夏至入漢處爲堵口隨地異名漳之爲陽實卽滄浪古語有類翻切者滄浪漳也滄浪之爲夏水無疑紹蘭案鄭以夏水爲荊州之沱則夏水是江

之別至江夏雲杜縣方入沔其在夔容則猶未入沔也是江別流非漢別流卽不得爲滄浪之水後案謂夏水流於江陵東南又過夔容南卽經所謂滄浪之水今按滄浪之水屬漢在江之北夏水屬江在漢之南南北懸殊其誤一也水經夏水出江津於江陵縣東南又東過夔容縣南今按江陵在夔容東北夔容在江陵西南而水經云又東過夔容縣南則上文夏水出江津於江陵縣東南明有錯誤西東顛倒後案不加辨正其誤二也禹貢導水凡言爲者皆是本水所爲並非他水如導河云又北播爲九河九河卽河所爲又云同爲逆河逆河

亦卽河所爲導江云東別爲沱沱卽江所爲又云東爲中江中江亦卽江所爲導沱云東流爲沱沱卽沱所爲又云入于河溢爲滎滎卽沱所爲亦卽沱所爲且就本條導漾而論經云東流爲漢漢卽漾所爲下云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彭蠡澤卽漢與江所爲又云東爲北江以漢已入江北江卽江所爲是知經文言爲皆是本水非他水則東爲滄浪之水確是漢所爲故水經注云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其說與經義正合後案謂不必泥爲字以漢爲之者其誤三也且旣云夏乃從江之北岸入江而入漢則酈據劉澄之夏水是江流

言與夏原不異 卷六 二
沔非沔入夏之說確矣乃又云既非沔注夏與又東有何不合今按尚書又東之文是言漢水又東後案以夏水又東當之其誤四也水經沔水過武當縣東北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有洲名滄浪洲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雍漢水記謂之千齡洲非也後案乃云酈所指者乃均州漢水中一小洲即庾仲雍所云千齡洲千齡滄浪音義全別此一小洲豈得交包千里夫水中可居曰洲以在滄浪水中故洲受其名非謂滄浪洲即滄浪之水也千齡滄浪一聲之轉耳後案認洲爲水其誤五也又謂地理志南郡臨沮縣禹

貢南條荆山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陽水即夏水江之爲陽實即滄浪之水古語有類翻切者滄浪漳也以證地說滄浪出荆山之說今按地理志云漳水入陽水明漳之非陽漳入陽陽入沔據水經及注漳水入沮不入陽班志文有錯誤明江非漢別流後案并以滄浪爲江之翻切證成其說夫千齡且不得爲滄浪何以滄浪則轉得爲漳乎其誤六也總而言之班志藝容之夏水江別入沔之水也道元謂之中夏武都過江夏之夏水漢水下流之水也道元謂之大夏其交會入江處在江夏雲杜即左傳所謂夏沔故班志武都下云經言過江夏謂之夏水言東漢水過此有夏水之名也經言

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其爲武都之東漢下流之水而非
萼容首受江入沔之水明甚馬鄭云滄浪之水今謂之
夏水皆指大夏而言後案由不辨酈注大夏中夏之目
故有意欲申鄭而轉失鄭指召誥粵三日丁巳用牲于
郊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
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陳氏疏證曰春秋禮記皆以郊
用上辛惟尙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于郊公羊說謂郊
以正月上丁蓋據此周三月夏正月也亦見南齊書禮
志顧憲之議紹蘭按御覽又引異義古周禮說大宗伯
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率執事而卜日言祀大神

而僂凡明有郊是古周禮說卜日與公羊說異陳氏謂
公羊郊以正月上丁之說蓋據召誥今知不然者以上
文云三月惟丙午朏朏爲月三日其日丙午則是月爲
甲辰朔丙午之明日卽丁未爲月四日此上丁不郊丁
巳爲月十四日是仲丁郊明非公羊上丁之說矣且是
時周公至雒達觀新邑所營則是特祭非常祀故江叔
溪集注云爲營坵于南郊因用以祀天也以天子之郊
必立郊祀之坵于是始立郊坵不容不祭故知因始爲
營坵而特祀是也無逸乃或亮陰王氏後案曰亮陰說
命同論語作諒陰喪服四制作諒闇攷亮本無此字當

因倮而誤至諒字則見說文言部注云信也今偽孔既
訓此字為信其解雖謬然如其說亦宜作諒今改為亮
是謬之謬也紹蘭按此不得為偽孔難也史記魯世家
作乃有亮闇是亮字所本論語憲問篇高宗諒陰孔安
國曰諒信也陰猶默也此孔安國非偽孔晉書杜預傳
大始十年預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于冢
宰信默而不言大始十年偽書未出此尚書傳非偽書
是訓亮為信所本然則訓亮為信非某氏之謬改諒為
亮非某氏謬之謬故云不得為偽孔難呂刑其罰百鍰
五經異義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

為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
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元以為古之率多作鍰見秋
官職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
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見舜案
書釋文云鍰六兩也鄭及爾雅同小爾雅曰二十四銖
日舉倍舉日說文云六銖也今本說文銖十一銖二十
銖謂之鍰五分銖之十三也今本說文作十三銖二馬同又云賈逵
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劔重九銖破工記桃氏重九
上制長三尺重俗儒近是然則賈鄭皆從今文尚書說
三斤十二兩
馬許皆從古文尚書說二者輕重之數懸殊孰為近之

曰夏侯歐陽說以六兩為率是今文尚書鍤作率也古尚書說以百鍤為三斤是古尚書作鍤不作率也率者鍤也鍤者率之本義也黃鐵之量名也偽孔傳云六兩曰鍤鍤黃鐵也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鍤之本義也黃金之量名也虞書金作贖刑偽孔傳云金黃金古文家舉黃金之數今文家舉黃鐵之數黃金銅鐵之量名不同故輕重之數懸殊治經者各守其師說也以偽孔傳證之虞書贖刑蓋本用黃金故有鍤之名夏周或用銅鐵代之故又有鍤之名尚書大傳曰禹之君民也罰不及強而天下治一鑿六兩鄭注云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尔

此所謂贖死罪千鍤古以六兩為率之說也攷工記冶氏說戈重三鍤鄭注今東萊之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環呂刑疏引鄭說作十鈞為鍤環六兩大半兩鍤鍤似同矣則三鍤為一斤四兩此鍤為六兩大半兩之說也鄭駁異義云鍤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此以漢之用金證夏周之用銅代金略相等也惟攷工記弓人膠三鍤之鍤則為稱膠之量名又不容與金鐵量名相比附鄭亦以鍤訓之失之矣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鄭注云欲徙之于齊地見詩破斧正義從馬說也馬說見史記集解江氏集注音疏云

竊疑昭九年左傳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則奄與蒲姑接壤遷奄君於蒲姑則如無遷伏生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周本紀云遷其君薄姑然則蒲姑奄君之名此敍當言遷其君薄姑于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遂為齊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即奄君也紹蘭案江謂蒲姑為奄君之名以書序于字為衍文蓋讀大傳史記有未審也破詩破斧敍孔疏引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

者言奄君與蒲姑同謂祿父也蒲姑者薄姑國人也奄

地在魯說文郇國在魯薄姑地在齊史記集解引奄與

薄姑判然二地安得謂薄姑是奄君名而一之若謂二

國接壤遷奄于蒲姑則如無遷是又未思魯小齊大奄

在魯則易於反覆在齊則可使服從故鄭注云徙之于

齊地使服于大國也見破又破史記周本紀云東伐淮

夷殘奄正義引括地志云泗水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皆淮夷也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

遷其君薄姑括地志云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諸侯封于此周滅之也

史記云遷其君薄姑者即將薄姑敍所僂將遷其君于

薄姑也漢書地理志敍齊地分云少昊之世有爽鳩氏

虞夏時有季崩湯時有逢公栢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

滅之呂封師尚父是為太公與左氏昭二十年傳同而志較詳故舍左引班師古

注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得爽鳩之地成王以益之也毛詩四國是皇傳云四國

管蔡商奄也奄在四國中薄姑在四國外若薄姑即奄

君志當云薄姑氏與三國不得云與四國矣然則書序

有于字非衍史記無于字義實同史漢多有此等句法

如下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擊芒卯莠陽之類何獨疑之于此也諸如

此類約數十條當命兒輩繕正續呈幸勿嫌其煩瀆也

與伯申尚書

前歲奉到手書承賜逸周書雜志一帙當即肅謝并附

朱南崖太傅蘇嶺詩圖由湯宗伯處轉呈敬求屬和竝

乞廣徵嘉詠諒邀坐鑒遙惟動靜綏和眠餐安勝瞻

天顏而有喜慶日永而承歡喜可知已客臘又奉教言

領到經義述聞廿八卷訓本菑畬光生蓬篚徧讀一過

舌橋目眙其義其詞皆生平所未夢見者蓋有卓然特

具之識即有塙然不拔之證有襍然膚說之叢即有騁

然有箸之解此由學之博思之敏擇之精說之詳以眾

經詰一經而經之本義以立以一經貫眾經而經之通

義以明而又合之以形聲函之以雅故微言大義時見

言錄學處不彙 卷六
於篇名爲述周南之習聞實則翔漢儒所未發此編既
出將見五經紛綸不復推井大春矣惟采及鄙說數條
是猶埶泰山以微塵斟滄海以勺水於山海固無損矣
爲涓埃計不大可欤乎末四卷刻竣務祈寄慰渴思紹
蘭近狀如常惟足疾不瘳艱於行走更可歎者心拙善
忘季益進而學益退今日卽爲明日亦復亡貨學問之
事無可言矣曷嘗從事說文實無心得自茂堂大令書
出後早經中輟今惟取其闕者補之誤者訂之謂之說
文段注補訂已積有百餘條但段書可商榷者尙不止
此當再爲卒業然亦不能自信謹略述數事就正惟閣

下詳覽而明示之王部璠三采玉也段氏注曰諸公之
冕璠玉三采謂以璠雜玉備三采下於天子純玉備五
采也許云三采玉謂之璠誤今按夏官弁師職云珉玉
三采故書珉作璠鄭司農云璠惡玉名又逸論語曰璠
三采玉也見初學記卷二十七是叔重此解用周官故書及逸論
語之文竝未參以己說段乃以爲許誤何也一部中和
也注曰和非是當作內也內者入也入者內也然則中
者別於外之辭也別於偏之辭也亦合宜之辭也作內
則義無不賅矣今按中之義所包者廣內不足以盡之
中對上下言上之下下之上爲中中對前後言前之後

後之前爲中中對左右言左之右右之左爲中若對內
外言則外之內內之外爲中言內不足該中言中足以
該內是內不得爲中之訓明矣唐堯咨舜允執厥中舜
執兩端用中於民亦以命禹仲尼曰君子而時中子思
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
萬物育許舉中和二字以曉人謂中卽中和之中是中
之所包甚大正段氏所稱合宜之辭也若改和作內內
之辭何以見其爲合宜也艸部蕒夫渠根注曰釋艸以
其本蕒系於荷扶渠其莖茄之下者謂此乃全荷之本
今俗所謂藕者是也以其根藕系於其萼菡萏其實蓮

之下者謂此乃萼實之根凡萼實之莖必借葉一莖同
出似有耦然故下近蕒上近萼莖之根曰藕今按荷之
爲物次其全體葉與萼實之下皆爲莖莖下爲本本下
爲根本者蕒也蕒者藕節上含莖芽漸出於水者也段
以蕒爲全荷之本蕒爲萼實之根互移倒置則是今人
所食者是蕒非蕒安見蕒在泥中有漸出水甲坼亭亭
直上者邪而反謂叔重列字次第未得其解何也蕒字
解云除艸也明堂月令曰季夏燒蕒從艸雉聲注曰周
禮雉氏掌殺艸雉或作夷古雉音同夷故大鄭從夷後
鄭從雉而讀爲鬚作蕒者乃俗字月令燒蕒蓋亦本作

燒雉說文本無雉字淺人羸入也今按秋官序官雉氏注云書雉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艸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艸芟夷蒞崇之元謂雉讀如鬃小兒頭之鬃月令曰燒雉行水是周官雉氏或作夷氏先鄭據左氏芟夷從或書作夷後鄭據月令燒雉從今書作雉皆不作雉以雉與夷音義雖同而除草之字自當從艸以雉爲聲此形聲通例也月令季夏之月燒雉行水鄭注雉謂迫地芟艸也呂氏春秋季夏紀燒雉行水則不韋所見明堂月令作雉不作雉矣高誘注燒雉行水灌之則誘所見明堂月令亦作雉不作雉矣是說文雉字本諸

周禮本諸明堂月令解爲除草無可疑也段氏據周禮釋文雉字下云字或作雉一語遂盡改周禮月令呂紀及說文之雉作雉舍經傳而從音義之孤文竟謂許書本無雉字何也八部火分也從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段氏刪八別也亦聲五字注曰此卽今之兆字也廣韻兆沼小切引說文分也此可證孫恂以前火卽兆矣又云𤇑灼龜坼也出文字指歸此可證孫恂以前卜部無兆𤇑字矣玉篇八部有𠂔兵列切兆部云𤇑同兆此可證顧氏始不謂火卽兆字矣治說文者乃於卜部增𤇑爲小篆兆爲古文又於火下增之云

八別也亦聲以證其非兆字而說文之面目全非矣今
 按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云分北三
 苗北古別字又云又訓北言北猶別也此分北之北即
 從重八之火隸寫譌作北耳假令是南北之北不得云
 古別字尤不得云又訓北矣今本史記五帝本紀亦作
 分析知史記亦本是火是虞鄭書本皆作重八之火也
 周官音義於太卜經文出三𠂇二字注云音兆亦作兆
 此即說文𠂇字所從出注云亦作兆即謂說文兆古文
 𠂇省也曹憲文字指歸之解𠂇字全襲許語逮孫愐作
 廣韻時偶見指歸未檢說文故云出文字指歸此廣韻

常有之事如烘燎也猗猗犬虎虎文也言直言曰言荅
 難曰語萍艸茂兒歎口氣引也王三者天地人一貫三
 為王天下所往鵠字作雛難夭小熱也禹蟲名聃秦晉
 聽而不聰聞而不達曰聃地中行鼠百勞所化覲目
 有所察至至擊也翠青羽雀姘疾姘妒也隈隩隈也萬
 蟲名也鹵蟲名也鵲字作雛鳥雛鷓鴣鳥職記微也籘
 羣鳥駐木上皆見說文而廣韻引作字林羗健羊也柱
 楹謂之柱稔秋穀熟也截斷也萑度也蓋羊筮也皆見
 說文而廣韻引作廣雅龜龜名匣宗廟盛主器次貧病
 也輶車藉交革皆見說文而廣雅引作字書阨秦謂陵

言集韻屬在子類 卷六
三
阪爲阨也發微畫也標擊也齧齒齧跌衍水朝宗於海
故从水行就事有不善曰就薄訾埃也藝至也皆見說
文而廣韻引作字統芄遠荒備輔也旒旌旗界目驚界
界然皆見說文而廣韻引作埤蒼口回也象圍巾之形
也弟止也從弟一橫止之誦大也助也皐從自辛也言
皐人蹙鼻辛苦之憂始皇以皐字似皇乃改爲罪也湏
水名在河南密縣滄水出北囂山也禿蒼頡出見禿人
伏於禾中用以制字山蹈也從反止皆見說文而廣韻
引作文字音義誓斷首嫫嫫也菴鹿豆也嫫竦身兒
皆見說文而廣韻引作玉篇魑人值鬼驚詞逗住也皆

見說文而廣韻引作纂文媿顏色好也見說文而廣韻
引作字樣士相誑也見說文而廣韻引作修續譜荅小
豆見說文而廣韻引作正名土吐也吐萬物也見說文
而廣韻引作釋名諸如此類竝文與許同而引說文以
後之書豈得謂孫恂以前說文無烘猗虜言諸字乎更
以廣韻引指歸諸條證之如二十七刪之摠十姥之土
六至之帥三十三線之線四十一漾之攘三十帖之燮
諸解皆本許書豈可謂廣韻引作指歸可爲說文無摠
土線攘燮諸字之證乎且段氏於燮字注亦云廣韻所
引指歸蓋用許說而獨於焠字毅然引以爲治說文者

所增之證何也足部躡或曰躡躡賈侍中說足垢也注曰賈訓足垢爲躡躡今按躡字解云天寒足跣也逸周書大子晉篇師曠束躡其足大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跣是以數也束躡猶躡躡曰驟曰數是束躡其足爲天寒足跣之兒蓋賈侍中說與逸周書同會部曆日月合宿爲辰從會辰辰亦聲段改辰爲曆讀爲會改辰亦聲爲會亦聲注曰據說文則日月之合宿謂之曆據周禮左傳則日月曆處謂之辰曆者左傳之會字非左傳之辰字今按段氏改辰爲曆是也而據廣韻爲曆卽左傳之會字非左傳之辰字則誤也左傳昭七

季晉侯謂伯瑕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日何謂辰曰是謂辰問者對者皆意主於辰不主於會說文之曆卽本伯瑕辰字爲說故解云日月合宿爲曆合卽會也伯瑕質言之謂之會叔重申言之謂之合宿伯瑕說辰字在句末叔重說辰字亦在句末是說文之曆卽左傳之辰合宿者會之解詁曆者辰之正字若如段說說文日月合宿爲會左傳日月曆處爲辰則是日月合宿爲合宿日月之曆是謂曆尚復成何文理乎以左氏說文互相證明足知曆之是辰非會也弓部彗艸木弓盛也從二弓東部東木

坐筭實從木弓弓亦聲段氏刪弓部之弓篆改東篆作
 束注曰篆體一弓在木中寫者屈曲反覆似從二弓因
 改此解又於前部未增弓篆耳今按東部之東即蒙前
 部弓篆而次之以隸字從東故別為一部其東下解從
 弓弓亦聲兩弓字皆弓字之譌錢竹汀少詹謂爾雅釋
 艸樓橐含之橐即東字之譌說詳潛研堂文集馬部駮
 馬行相及也從馬從及讀若爾雅小山駮大山峒小徐作从
 馬及段氏刪大山峒三字注曰讀若二字蓋贍今按爾
 雅釋山小山峒大山峒峒字當連下讀刪去大山峒三
 字則不成句讀若字亦非贍字惟解中駮字當依爾雅

作峒耳

說文無峒字姚巖校議云疑當作彼

釋山下文云大山宮小山霍

小山別大山鮮與此文法正同一例水部泚水出蜀汶
 江徼外東南入江從水我聲段注改泚篆為泚改我聲
 為戔聲注曰前志蜀郡青衣山下云大渡水東南至南安
 入泚汶江下云泚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
 行三千四十里蓋今青衣水班所謂大渡水也今之大
 渡河班所謂泚水也今按泚漢書地理志作泚譌字也
 水經江水注云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縣治青衣縣南
 有峨眉山有蒙水即大渡水也水發蒙谿東南流與泚
 水合戴本作泚趙本作泚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泚水出蜀

許慎以為泚也出蜀汶江徼外從水我聲小徐繫傳引漢書泚水出汶江縣徼外過郡七行三千三十里為三又三十與然則據酈注所引而定說文之泚非泚據繫傳所引而定漢志之泚為泚可以兩言而決矣又湔篆解湔水出蜀郡緜虜玉壘山注曰前志云蜀郡緜虜後志云蜀郡緜虜道有蠻夷曰道前志省文耳今按百官公卿表曰有蠻夷曰道此漢制也孟堅作志自當詳著於篇以為縣邑之別故於志後總稱之曰凡三十二道今悉數之左馮翊有翟道南郡有夷道零陵有營道泅道廣漢有甸氏道剛氏道陰平道蜀郡有巖道湔氏道

犍為有樊道越嶲有靈關道武都有故道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郡國志有武都道下辨不併道隴西有狄道氏道予道羌道天水有戎邑道緜諸道略陽道獮道安定有月氏道北地有除道略畔道義渠道上郡有雕陰道長沙國有連道共得三十尚闕其二破續志蜀郡緜虜道外又有汶江道正可補班志闕文邑道之名有關漢志制度孟堅於它道不省文何為省此二文致與總數不合明是傳寫漏奪也又沫篆解沫水出蜀西南徼外東南入江注曰沫水即洩水兩列之蓋許有未審今按段氏所稱洩水即泚水也漢志汶江下云泚水出徼外南至

南安入江青衣下云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澱地里志不言沫水水經云沫水出廣柔徼外東至越巂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東入于江是澱水出汶江徼外沫水出廣柔徼外大渡水出青衣截然三水澱水南至南安合大渡水而入江沫水東至靈道出蒙山合青衣水而入江大渡水卽青衣水然則三水至青衣合爲一川其自青衣以上則固澱自澱沫自沫安得不兩列也涂字解云涂水出益州牧靡南山注曰牧前志作收後志作牧夔陽國志作升李奇曰靡音麻收靡卽升麻常璩曰升麻縣山出好升麻收升牧三

字皆同紐今按前志之收靡夔陽國志之升麻收升皆傳刻本誤字說文繫傳云臣鍇案漢書涂出牧靡南山是楚金所見漢書作牧靡不作收靡未謀埤水經注箋引李奇曰牧靡卽升麻是李奇所注漢書志文本是牧靡而非收靡也夔陽國志作升麻者乃明張佳允本涉下出好升麻而誤宋李奎本夔陽國志正作牧麻不作升麻張佳允本雖誤以牧麻爲升麻而張自注云按漢書謂牧靡是其所見志文亦是牧字然則牧收以形近致誤無煩以收升牧三字同紐曲爲附會矣潞字解云潞冀州浸也注曰周禮職方氏冀州其浸汾潞鄭云潞

出歸德此謂潞卽洛耳按班許皆云洛出歸德北夷畛中漢歸德在今甘肅慶陽府境洛水在今陝西同州府境入河非冀州地且雍州旣曰其浸洛矣安得又爲冀浸鄭注於雍州云洛出懷德冀州云潞出歸德蓋由株守地理志而未思志歸德下言其源懷德下言其委不當改洛爲潞以屬冀州許但云冀州浸不言何出何入不欲強爲之說班許皆不言潞之源流此可以正鄭注矣今按漢志左馮翊襄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寢北地郡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是襄德之洛入渭歸德之洛入河入渭者正流入河者支流也淮南

墜形訓洛出獵山高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此獵山之洛卽北地歸德之洛其正流入渭者也水經河水注河水又南洛水自獵山支分東派東南注于河晉魏文侯築館洛陰指謂是水也此洛水卽北地獵山之洛支流入河者也故其地有洛陰之目自下通偁爲洛陰水汾水注云汾水又東南流洛陰水注之西南逕曲陽縣城北西南流注于汾水此北地洛水注洛陰爲洛陰水而注于汾水者也洛潞一聲之轉故康成讀支流入河之洛爲潞所以別于正流入渭之洛也其水自歸德至太原入汾是以職方云冀州其浸汾潞

鄭注謂汾出汾陽潞出歸德也漢時河東太原上黨三郡在周爲晉地平陽蒲阪皆在其間明是冀州所屬故說文本職方亦以潞爲冀州浸又云上黨有潞縣其縣蓋因潞水所經而得名冀州之浸當卽在此是則歸德洛之正流至襄德入渭爲雍州浸其支流至洛陰入河爲洛陰水至太原注汾經上黨之潞縣爲冀州浸鄭氏之說正可疏通證明不得謂其株守地理志也溱字解云溱从水秦聲注曰經典鄭國溱洧字皆如此作鄭風溱與人韻則不當作溱也地理志鄭水作溱粵水作秦今按本部溱字解云溱水出鄭國从水曾聲詩曰溱與

洧方渙渙兮段氏注云經傳皆作溱秦聲鄭風溱與人韻學者疑之玉裁謂說文水經皆云溱水在鄭溱水出桂陽蓋二字古分別如是後來因鄭風異部合韻遂形聲俱變之耳段氏溱洧二字注自相矛盾水經洧水注引國語主芣騶而食溱洧作溱不作溱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東過新鄭縣南溱水從西北來注之鄭注洧水又東與黃水合經謂溱水非也溱水注溱水出鄆城西北雞絡塢下東南流逕鄆城西又南注于洧詩所謂溱與洧者也水經言洧水過新鄭溱從西北來注之鄭注言溱水逕鄆城南注于洧溱洧合流之地經注竝同是鄭風

溱洧之溱本是澮字不得如段說溱與人韻不當作澮也澮字解云澮河澮水在宋注曰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酈云尚書澮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澮許慎曰澮者河澮水也是酈意以瓠子河爲尚書之澮也今按瓠子河出東郡濮陽北河東北至梁鄒縣西分爲二其東北者爲濟河其東者爲時水濟河入海時水入沂破其所出所至所入無一與說文合段氏乃引此文於澮下甚非許指洧字解云洧水所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注曰前志蓋下曰臨樂於山洧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水經曰洧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

至卞縣入於泗此條水經與注迥殊志云臨樂于山者謂勃海郡臨樂之于山也沂其源而言故下文云至蓋非謂洧出蓋也而經注皆刪于字謂臨樂爲蓋縣山名誤矣許亦云出蓋臨樂山恐非原文淺人用水經改竄之今按前志臨樂于山酈注水經引此無于字與說文水經合其爲衍字無疑至蓋入池水當依水經作至卞入泗水亦字之譌也沂水注引鄭元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班志於臨樂山旣言洧水所出復言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蓋謂沂水亦出臨樂山故云又也豈沂水亦作臨樂縣之于山乎濱字解云濱一曰水名注曰廣

韻曰在常山郡今按漢志常山郡有滋水在南行唐別未見有澆水惟零陵郡都梁下有資水至益陽入沅水經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東北過夫夷縣過邵陵縣過益陽縣又東與沅水合於湖中東北入於江許所傳澆蓋卽此歟𠂔部𠂔古文从田𠂔𠂔篆文𠂔从田犬聲六畎而爲一畎注曰漢書食貨志曰趙過能爲代田一畎三𠂔古法也后稷始𠂔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田𠂔長終畎一畎三𠂔一夫三百𠂔而播種于𠂔中播種于𠂔中者播種于兩𠂔之間也澆者爲𠂔高者爲田皆廣尺六畎爲一畎謂其地容六畎耳與一畎三𠂔之制

非有二也今按段解漢志播種𠂔中及許書六畎爲畎皆舛志云播種於𠂔中謂播種于三𠂔之中非謂播種於兩𠂔之間也志下文云苗生葉上稍耨隴艸因隴其土上附根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澆能風與旱段云兩𠂔之間乃志所謂隴非所謂𠂔也段云澆者爲𠂔高者爲田是直謂播種于隴矣與趙過代田之法適相反一畎三𠂔者代田之制六畎一畎者不易之田也段云非有二其說亦疎廣尺深尺爲畎畎廣六尺故曰六畎而爲一畎耳𠂔部𠂔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𠂔廣二尋澆二仞注曰尋仞依許寸部人部說

皆八尺今按說文寸部尋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尺部尺十寸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許偁諸度量凡六事寸十分尺十寸咫八寸尋八尺常丈六尺五度量之數各異尋仞竝舉則仞數與尋數不同可知人部仞伸臂一尋八尺八尺是說尋其下蓋有缺文鄭注鄉射禮記云七尺曰仞則匠人之仞明是亦謂七尺若言八尺記文但言廣二尋深二尋可矣何上文云廣尺深尺廣二尺深二尺廣四尺深四尺廣八尺深八尺此獨變文言廣二尋深二仞乎西部醜字解云宴私飲也注曰宴私之飲謂之醜見韓詩文選

魏都賦注韓詩曰飲酒之醜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醜東都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今本跣上徐堅初學記引韓詩曰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即序者謂之禮段原注禮當作飲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醜許云燕私飲正謂跣而升堂能飲則飲不能則已本韓詩為說也而毛詩常棣醜作飫傳曰飫私也不脫履升堂謂之飫毛之飫於韓為醜以國語攷之周語彪偁曰夫禮之立成者為飫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原公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殺烝王公諸侯之有飫

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飫以顯物燕以合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是則飫主於
敬宴主於和飫必立成宴餼必坐飫必履而升堂宴醜
必跣飫以建大德昭大物公之至者不得云私宴餼主
飲酒以親親故曰宴私然則常棣當作醜不當作飫故
許於醜曰宴私飲也用韓詩說也非與毛異也蓋常棣
醜爲正字飫爲音近假借字毛云飫私也者用爾雅釋
言文蓋作爾雅時常棣詩已作飫矣毛公知詩飫非國
語飫也故足之曰脫履升堂謂之飫卽韓詩之脫履升
坐謂之宴也今毛傳作不脫履者由不善讀毛者妄增

鄭君不能辨乃強爲之說曰聽朝爲公於堂爲私非古
燕私之義也又云圖非常議大疑爲私非國語說也總
由此詩字作飫而義實餼讀者不得其解許君食部飫
下云燕食也亦依附毛義而失之今按段氏刪毛傳不
脫履爲脫履其說是矣而以箋強爲之說則未明乎毛
意也蓋飫有立飫有燕飫韓詩說跣而上坐者謂之宴
能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餼此詩所偁燕飫也其云不
脫履而卽序者謂之禮此周禮所偁立飫也蓋以跣與
不脫履對文立說常棣詩作飫不作餼飫是正字非假
借字爾雅烝戎飫孺聯文專釋常棣毛詩傳箋並同爾

雅是古本作飫可知說文食部之飫解曰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飫西部之醜解曰宴私飲也皆釋常棣飫字惟一爲毛詩作解一爲韓詩作解字異而義實同也鄭箋公私對言私卽醜解之宴私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傳云燕而盡其私恩是也公卽國語之立飫定王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宴饗卽燕私之飲亦卽跣而上坐之宴立飫卽不脫屨而卽序之飫是也然則飫醜二解與毛詩傳箋及周語韓詩本是一貫數言可了段氏于飫醜二字下注說至千四五百言而毛詩傳箋之義仍未明瞭轉謂讀者不得其解何也亥

部亥字解云豸古文亥亥爲豸與豸同意亥生子復從

一起

繫傳本如此

段氏從大徐作布同下無意字注曰二篆

之古文實一字也豸之古文見豸部與亥古文無二字今案古文亥宋本說文作布攷邠敦銘丁亥作●不三體石經遺字已亥作正而皆與宋本略同段氏據之是也惟宋本豸古文作而亥古文作布其形甚近故呂氏春秋云豸與亥相似相似猶言相近非竟謂其同也是以許說古文亥云與豸同意謂意同不謂字同同下必當有意字且豸意子起四字爲韻與一部極一地物爲韻例同若無意字則少一韻段乃云二篆實一字又云

豕之古文與亥之古文無二字不特與豕同意之義相違且與子夏亥豕相似之說不合而叔重自敘所併立一爲端畢終於亥起訖皆用韻語古人著書始終謹嚴之法亦隱而不顯矣凡如此類未知孰當孰否務求折中示覆以發其蒙可耳表宏後漢紀補正三十卷業經脫藁尚未付鈔大抵取各書所引東觀漢紀謝承後漢書等逸文斷簡有足與表紀相發明及可補其缺者附注本條之下以證其異同詳略無則闕之不足觀也又所據之本乃嘉靖中黃姬水所刻輾轉翻彫漏奪舛譌不一而足雖意爲夏正究屬無徵鄴架如有善本當細開一單呈乞審定庶誤書其有豸乎

與晉江王秀才書

題餽佳節矧盼捷音揭曉後未見中雋爲之扼擊者索日然知遇有時雲梯卽在咫尺正不必以坐翅回谿稍纘素志也努力讀書以圖精進六月息者轉瞬萬里搏矣唐氏蒙求一書有裨幼學原注未能詳晰爲之增補足見用心椎牛祭墓之語自應加曾子曰三字高魚亦當作皋魚爲是惟厠脬一條雖師古從晉灼說以爲近身小衫若今汗衫而孟康則云厠行清脬中受糞函者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脬按說文云脬築牆短

詩集卷之六 卷六
版也从片俞聲又云厠清也是牖本短版厠卽行清之
所漢書厠牖連文故孟康以爲受糞函而引東南人鑿
木空中爲證且牖字从片自是版類無由混入衣衫况
明云中帛厠牖中帛旣爲近身衣則厠牖不得又爲近
身之小衫以致重複其爲二事明甚此說似宜從孟康
爲長其再參之凡注書須以李善注文選爲式其徵引
必著原書之名使後人知有出處今如補注倚閭引戰
國策甚是至補注疴癢但云癢膚欲搔也未引書名卽
難傳信此後所注以是類推思過半矣卷端列名業經
酌定紋文製就當續寄也

與藍一枝書

初夏十日接手書知賢大令補授宿松以欣以慰足下
明練老成前時更歷諸處皆以實心行實政著有成效
民歌舞之皆曰循吏而兼能吏慎斯術也以往爲卓魯
爲龔黃爲韓范富歐陽固可操左券而得之矣憶生之
作吏於閩也朱文正公嘗以書誨之一則曰先之勞之
不無稍益窮黎此邦本也欲鍵外者先固內愛民爲急
救民爲急再則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方見眞讀書本
領三則曰此必不可不時時提省四則曰得一善人則
民豸蓋於存心潔己好善愛民之指不止三致意焉生

材謝劣未能力行師訓至今負疚於心猶願與同好勉之而已生罷官以來杜門思過於今十有五季始患足疾不良於行繼而兩眼昏花今且雙耳重聽甚矣其衰無可言者潘春園世講品學兼優有聲鄉黨足下延爲上客定能相與有成又招其令弟至署讀書此與昌黎招楊之舉後先合轍具見成就後學之盛心彼之感激詎有既乎徐稚蘭司馬才守兼茂今與共事一方二人同心必有斷金之益可喜可羨寄書人索回音甚急草此復謝不一

與伯申侍郎書

頃讀淮南子時則篇撞白鍾白字似非衍文春言鼓琴瑟夏言吹竽笙冬言擊磬石句皆三字且石卽磬磬下加石以足句猶鍾上加白以足句耳管子五行篇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種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大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景鍾與青鍾赤鍾黃鍾黑鍾竝列則白鍾卽景鍾也說文顛白兒从頁从景是景爲白之證故北堂書鈔等書所引皆有白字與又本經篇元元至礪而運照注礪大也按說文礪文石也無大誼口部唐大言也嗚古文唐从口易或是假礪爲嗚與又主術篇

故握劍鋒以離雜志正離爲雖是也竊謂以字當在雖下屬下讀則以字之下可無脫字又齊俗篇涕之出於目莊氏伯鴻云太平御覽引目作鼻疑是按毛詩陳風澤陂篇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易萃上六齋咨涕洟釋文引鄭氏虞氏注並同毛詩傳說然則目涕之義古矣莊氏疑作鼻爲是失之又道應篇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注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者難也列子釋文引作許注今按杓蓋攬之假借字說文攬一曰挈關牡也挈引義相近蓋杓關正字當作攬淮南僭作杓故許訓爲引也別有杓字解云疾擊也从手勺聲都了切許於杓

字但有擊義而無引義與篇韻異兵畧訓爲人杓者舛高注杓所擊也此杓當作杓與又汎論篇故使陳成田常雜志云本作陳成常人閒訓亦作陳成常陳其氏成其諡常其字恆其名竊謂常卽恆是名非字漢人諱恆故經典或稱常耳左氏作恆公羊作常哀六季傳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解詁曰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常之母猶曰恆之母若常是字陳乞與諸大夫言不當字其子於朝常蓋是名非字與又人閒篇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人當作八注同此與今本左氏昭二十五季傳同誤據隱五季

言集卷之六 卷六
傳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三
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孔疏引
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
二爲二八十六又襄十一季傳鄭人賂晉侯女樂二八
史記秦本紀繆公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是樂
舞皆自八以下爲節宋書樂志太常傳隆亦從服說故
知當爲萬者二八也若作二人則去一僧之數猶遠更
不成其爲舞矣又修務篇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決腹斷
頭不旋踵運軌而死注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於柏舉
莫大也囂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大心楚成得臣

子玉之孫按吳楚柏舉之戰在定公四年據左氏傳說
此事云左司馬戍敗吳師於雍澨傷謂其臣曰誰能免
吾首吳句卑布裳剝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與此
文決腹斷頭相似無莫囂大心戰歾之事莫囂卽莫敖
楚官名或昭王時自有名大心者爲莫敖之官歾於柏
舉之戰其軼事見於它說淮南博采舊聞正可補傳文
所未備注乃以大心爲楚得臣子玉之孫攷左氏僖二
十八季傳云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夢河神謂己界
子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杜注大心子玉之子
傳又謂之孫伯注孫伯卽大心子玉子也三十三季傳

謂之大孫伯文五季傳謂之成大心計自僖二十八季
據傳僖初楚子玉是追述之詞則大心至定四季中隔使榮黃諫其事且在僖二十八季前矣文宣成襄昭五世共一百二十七季當其使榮黃諫子玉時最少亦得一二十歲柏舉之役成大心已一百三四十許人安得有距疆敵犯白刃蒙矢石遂入不返之事且又未聞其官莫敖也高氏之言斯爲不敏矣又申包胥至於秦庭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高誘注秦大夫子車鍼虎紹蘭按左氏定五季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又按文六季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

鍼虎爲殉是子車鍼虎殉穆公而葬矣且自文六季至定五季計一百十七季當殉葬時最少亦得二十歲則秦師救楚之季鍼虎已百三十七歲即使復生安得尚能帥師明子虎非鍼虎也又說林篇烏力勝日而服於雛禮雜志據廣雅鷦札定作雛札日札爲韻是矣家兄穀陸曰雛禮蓋卽爾雅之佳其說文期字重文夙古文从日丌是古文其作丌禮古文作夙丌夙形近而譌也佳其卽祝鳩其與諸蛆爲韻似亦可備一說以上諸條未知是否尚祈退食餘閒逐條更正見示以發愚蒙則幸甚矣

與汪蘇潭書

前歲承諭鴈鼎之鴈當是偽字因篆文相近而誤弟細思之此言誠是按韓非子云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偽與真對文明是齊人曰偽也又潛夫論買藥得鴈難以爲醫此二句係韻語偽與醫爲韻明是買藥得偽良由後人喜新好奇故存鴈而去偽如別風淮雨之例耳

與福將論爾雅釋言

案釋詁與釋言有別釋詁哉可詁爲初淑可詁爲令釋言殷齊皆釋爲中而殷不可詁齊勝將皆釋爲送而勝不可詁將此義實前人所未發但詳攷釋言如還復返

也荀子王霸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楊倞注還復也淮南原道訓久淫而不還高誘注還復是還復皆釋爲返而還亦可詁復也宣徇徧也左氏桓十三季傳莫敖使徇于師杜預注徇宣令也是宣徇皆釋爲徧而徇亦可詁宣也蒙荒奄也詩魯頌閟宮篇遂荒大東毛傳荒蒙也是蒙荒皆釋爲奄而荒亦可詁蒙也俞畐然也俞卽苔之異文漢書禮樂志星畱俞顏師古注俞苔也是俞苔皆釋爲然而俞亦可詁苔也劑翦齊也郭璞注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太元經水次八測曰其命劑也范望注劑翦也是劑翦皆釋爲齊而劑亦可詁翦也作造爲

也周官膳夫卒食以徹于造鄭注造作也儀禮士冠禮
 記夏之末造也鄭注造作也是造作皆釋為為而造亦
 可詁作也滷矜鹹苦也玉篇鹵部滷昌石切苦地也書
 曰海賓廣滷本亦作斥又音虜水部滷音魯鹹水說文
 地也西方鹹是滷鹹皆釋為苦而滷亦可詁鹹也競逐疆也
 詩桑柔篇職競用力箋競逐也左氏昭元年季傳諸侯逐
 進注逐競也莊子齊物論有競有爭郭象注並逐曰競
 漢書五行志馳逐晉灼曰競走曰逐是競逐皆釋為疆
 而競亦可詁逐逐亦可詁競也以上八條皆不盡合殷
 齊滕將之例又告謁請也釋詁謁告也儀禮聘禮乃謁

關人覲禮擯者謁諸天子禮記月令先立春三日太史
 謁之天子鄭注竝云謁告也是告謁皆釋為請而謁亦
 可詁告且釋詁顯有明文疾齊壯也釋詁云齊疾也郭
 璞彼注說以詩曰仲山甫徂齊蓋本三家詩以齊為徂
 往之疾此注云齊亦疾尚書大傳多聞而齊給鄭注齊
 疾也離騷反信讒而齊怒王逸注齊疾也古人名字相
 應左氏晉有女齊字叔疾今本誤作侯猶周官前侯
 有世叔齊亦字疾是疾齊皆釋為壯而齊亦可詁疾且
 釋詁顯有明文以上二條釋言所說其義與釋詁相通
 不盡合殷齊滕將之例又其明證矣然則釋詁釋言有

別之說當更商之

別之說當更商之
 一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二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三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四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五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六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七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八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九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十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十一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十二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十三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十四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十五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十六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十七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十八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十九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二十曰別之說當更商之

許鄭學廬存稿卷六終

428

97

終

